

行动者网络理论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方法论启示

李 芸

(南京大学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行动者网络理论以“行动者”、“网络”和“异质性联结”为核心要素,旨在打破自然和社会、宏观与微观、人与非人行为体之间的二元对立。这种研究社会科学的新方法,以非还原论为基本立场,强调社会联结的实践过程和创造联结的行动网络。高校传统的学生管理工作依赖单向地灌输模式,而该理论则主张研究者应当避免使用各种预先制造的概念框架,跟随参与学生管理工作的各种行动者之间可能发生的互动关系,破除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两极对立,具体而非抽象地分析某种富有活力的管理网络得以在高校学生工作中建立起来的步骤或过程。该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学生管理工作的多元性、复杂性和实践性,有利于描述与分析学校、教师与学生之间复杂动态的交织关系,有利于增强学生在自我管理中的自主性,提高学生在管理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参与程度。

关键词: 行动者; 网络建构; 高等学校; 学生管理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7)06-0122-05

Enlightenment of the Actor – network Theory o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tudent Management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 Yu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South China Sea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Taking “actors”, “networks” and “heterogeneous connections” as the core elements, the actor – network theory aims at breaking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nature and society, the macroscopic and the microscopic, human and nonhuman behavior, this new way of studying social science, taking the theory of non – reductionism as the basic standpoint, emphasizes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social connection and creates the action network of connec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ly on one – way indoctrination mode in the traditional student management work, but the theory argues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avoid using a variety of predefined conceptual frameworks, should follow and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which may occur among the various actors in the student management work, break the bipolar among the managers, and analyzes specifically steps or procedures which the dynamic management network can be established in the management work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method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more profoundly the diversity, complexity and practicality of the student management work. It is helpful to describe and analyze the complex dynamic relationships among schools, teachers and students, enhance the autonomy of students in self – management, and improve their right of speech and participation level in management affairs.

Key words: actors; network establishm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udent management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 Network Theory)一方面源自 20 世纪 70 年代的后结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

收稿日期: 2017 – 09 – 10

作者简介: 李 芸(1964 –),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

学等思潮,一方面源自人与计算机不断进行互动的科学实践。在新兴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中,以英国学者布鲁尔(David Bloor)和巴恩斯(Barry Barnes)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特别强调社会建构的决定性作用,认为科学理性不是自明的,而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社会情境下所产生的社会意象建构出来的。而以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卡龙(Michael Callon)和劳(John Law)为代表的巴黎学派针对爱丁堡学派提出的原则,主张科学内容与其社会处境处在相互建构当中,不能以其中任意一方进行还原,认为实验室内外的行动同等重要,强调事物真实存在和形成的关系属性与实践属性。尤其在拉图尔的著作《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导论》中,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内涵得到了基本论述,简单来说,行动者网络理论试图联结宏观与微观,将社会和自然世界中任何能够产生差异的事物都视为主动的行动者,并持续追踪这些不同的行动者在关系网络的互动及结果,以此来分析社会组织的构成与联结。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任务不仅要描述还要积极构建,目的是探索某种社会联盟或社会网络得以产生和显现的复杂关系,但其并非是一套固定了的理论框架,而是一种不能被简单归于实证主义、阐释主义、批判主义、建构主义的方法论。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运用得以逐渐扩展至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从科学创新到网络朋克、从人类学到日常社会学、从城市规划到艺术史研究。关于教育管理的问题,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首先,是对传统概念的反思,例如拓展了“教育”和“教育管理”的理解方式,突出了知识生产的互动关系;^[1]其次,是把物的重要性纳入行动网络当中,拓展管理网络的范围,例如把教材和材料保管室的钥匙也视为网络的重要节点;^[2]此外,还包括对复杂的文化现象进行原因分析,例如通过案例访谈,把教育的重点放在管理网络的展开和运行,而不是管理者的内在品质或领导才能。^[3]虽然研究兴趣和案例各异,但是这些研究都突出了网络建构的互动性,都致力于分析网络如何展开、如何稳定又如何组合的过程。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要素

(一) 行动者

行动者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是最重要的元素,指的是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节点,无论是行为人(actor)还是诸如观念、技术、器具、生物等非人的物体(object),都可以被称为是行动者。传统社会学认为,能够产生行动的主体是具有主观目的和意图的人,而行动者网络理论则放弃了自然与社会、人与非人、物与非物的二元划分,用行动者表示所有在行动过程中扮演角色的存在,因此与文学中的“行动元”(actant)的意义相当。行动者具有互动性,不会处于某个特定位置而完成该位置的预设功能,因为任何行动者都是转义者(mediator)而不是中介者(intermediary),即任何信息都会在行动者这里发生转化,所以行动者不是行动的来源,而是“涌向行动目标的一大批实体之中的一个活动目标”,^{[4] (p46)}行动并不完全处于预先控制之下,而可能被其他的行动者所模仿、影响或支配。正如拉图尔指出,“行动者”这个词源自舞台和戏剧,不仅隐含着“本身自我”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差异,而且也暗示着行动不能一个人单独进行,必须要与其他表演者、观众、灯光、布景发生联系,一起组成整出剧目。

(二) 网络

既然行动者不是孤立发生作用的,那么行动者也可以被理解为“行动者-网络”。这里所说的网络既不是某种具体的技术,如局域网或互联网,也不仅是用来描绘人与人交往的关系结构,而是指一种描述各式各样的行动者之间相互联结的联结方法。网络是颇具活力的系统,可以使实体以从未预见的方式进行关联,是对任何先前被限定的知识和边界的否定。通过转义活动,行动者开始运转,并与其他行动者互动,使得各种社会集合体不断产生、消失或重组。有学者指出网络的概念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如下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拉图尔和伍尔加(Steve Woolgar)的早期人类学研究认为网络是汇聚在一起的点状结构,可以使异质性的行动者产生特定实践,而二十年后,拉图尔对网络的理解逐渐从聚集的结构转向更具有流动性的构建过程。^[5]正如拉图尔所说,网络(network)这个词最重要的是“构建”(work),而不是现成的结构,所以研究社会网络并不是要为社会立法,事先强加秩序,而是要追踪或回溯行动者的行动痕迹,在分析合作的过程之后,更好地寻找网络的规则。

(三) 异质性联结

行动者网络理论重视网络的联结或配置方式即拓扑问题,因为网络在组织中可能拥有很多不同形态与层级结构,具有不同程度的开放或封闭特征,所以劳认为,我们不应仅仅关注到网络的去中心性,而必须始终注意到实体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6] (p28)}更准确地说,行动者网络理论是把网络视为

“有差异的联结”。关于这一点,拉图尔深受哲学家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提出的“根茎”概念的启发。“根茎”的形象不同于“树”、“根”或“侧根”,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复杂系统,这种联结是在异质的多元体之间发生的交错与联结,既可以在任一部分瓦解中断,也可以沿着其他的线重新开始。^{[7](导论)}可见,行动者网络理论所探讨的网络不是部分与部分的简单相连,目标不是发现点,而是在多元与异质的点之间寻找或明或暗的线,通过线形成共生体。例如拉图尔的研究表面,巴斯德微生物实验室的扩展与法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之间存在共生关系,因为在发明“巴氏灭菌法”的这个案例中,巴黎、君主、农民、兽医、实验室、生病的牲畜、微生物等异质性的行动者都与巴斯德本人发生了联结。^[8]

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广泛的对称性原则打破了主客对立。正如拉图尔指出,在欧洲人思考现代性含义的进程中,总是划定自然与社会的种种区分。这种贯穿于社会科学方法论论争中的二元性,无论是以自然主义、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方式,都要在认识与存在之间不断划定思考的边界与界限,或从混合物中高效有序地提纯出清晰的理论。面对这种做法,行动者网络理论主张应当完全对称地处理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之间的关系,承认人与非人(自然/物/类人)的关系是对称和相异的,平等地对待人和非人的行动者,而不是以任何一种高高在上的因素为中心寻找所谓的“真实性”,这种态度被卡龙和拉图尔归为“广义对称性原则”。^{[9](p109)}强调建构方式之间的差异,寻找自然和社会两极之间的交汇点,这种对称性原则要求取消传统的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将“物”的因素纳入传统对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之中,突出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杂合体(hybrid)的意义,化解了人与物的不可通约性。

其次,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重心主张从实体转向运动,强调实践过程。行动者之间的联结虽然广泛,但不是天生就有的,联结形成之后也不会随之固化。行动者网络理论批评传统社会学把社会网络或组织看作是某种特殊的社会材料所组成的实体,或把社会预想成静态的结构。如拉图尔就曾批判涂尔干的社会实体论,认为社会的本质在于联结(association)，“网络”、“组织”、“有机体”等社会学常用的概念并不是毫无争议的清晰的出发点,因为这些表述往往忽视了对社会联结的动态考察,事实上不存在给定的社会存在,有的只是处于不断发生、变化和消亡中的联结。所以,即使在看似相同的背景结构中,不同的行为体也都有选择的自主性,每一次互动都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于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方法既不是要诉诸某种心理效应,也不是以某种“社会力量”的修辞来替代其他社会事实,而是追溯行动者的实践过程,分析者必须用次级语言来分析行动者的元语言,描述和反思行动者的“转义”活动。

最后,行动者网络理论肯定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政治相关性。对拉图尔来说,现代制度的四个极是自然、社会、全球与地方,网络在四极之间联结,政治是一种组合集体的方式,不是现成的“权力理论”,而是以实践的方式联结宏观与微观。传统是将道德关怀的共同善(common good)与自然给定的共同世界(common world)进行区分,从而分离科学和政治。但拉图尔比较了霍布斯与波义耳的实践工作,指出现代世界中“以实验室为媒对事物进行的表征”和“以社会契约为媒而对公民进行的表征”被永久性割裂的现状,并导致政治哲学家忽视霍布斯的科学、而科学史学家忽视波义耳的政治学立场的后果。^{[9](p32)}对此,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政治和科学在展开网络和重组网络时都是需要的。为了既追求公正又保证政治参与,政治相关性是包括科学在内的所有学科都应当追求的态度,一方面可以通过充分展开行动者的不确定性符合科学的公正;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探索“一个共同世界的渐进组成”(the progressive composition of one common world)而符合政治参与。^[10]

三、理解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行动者

首先,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方法可以深化我们对行动主体的认识。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高素质的合格人才,所以“以人为本”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提法虽然在概念上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但如果不对学生及其以外的行动者加以关系层面的分析,就无法更深刻地实现这一原则。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能够彼此之间发生联结的主体是多样的,有意向的行动者往往处于不同的次级网络之中,不是只有作为被管理者的学生和作为管理者的教师或学校两大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因为在统一称谓的背后实际上是各自相异的局域网络。根据年级、专业、生源地等社会事实或性

格、习惯、爱好等主观倾向的差异,学生本身就可以组成各自的联结,同样,教师也可以根据所从事事务的种类或层级而具有不同的类别。因此,被管理者与管理者之间的互动方式是多元的,并非总是做出同样的行为。此外也不能忽视校长、校友及与学校关系密切的人员的重要性,因为他们也可以通过节日庆典或仪式活动对学生产生重大影响。所以,从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必须要考察不同行动者之间具体的相互关系,不能简单地加以抽象。

其次,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非人的行动者也纳入分析研究当中,把曾经被漠视和边缘化的“物”重新召回进网络。高校中学生工作的职责范围十分广泛,涉及教育、管理、补助、引导、建设等多个维度,不仅负责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还要处理新生入学与毕业离校等各项事宜,很多问题都不是只靠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就可以解决的。因为人并不是一个在情感、记忆、意图及所必需的技巧方面完全能够自主的存在,很多方面都受到非人行为体的限制或形塑。如果不把校徽、校训、校歌等象征物或课堂、礼堂、图书馆等实体场所看作是能够影响学生观念与行为、能够产生信息变迁的重要节点,就会在管理工作中缺乏联结的意识,导致孤立地看待问题。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学习”不是个人的认知心理过程,也不是简单的社会因素的影响,而是一种人与物之间的网络效应。“互联网的开放性和自由性使得‘网络人’的认识视野和网络行为得以最大限度的拓展,突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和现实社会秩序规范,”^[11]也正改变着学生的学习环境或行为方式,为了促进人与信息的有序联结,需要协调信息接受者与信息技术平台的互动,面对网络安全等问题时,也应摆脱单一的劝诫工作模式,采取更加主动的应对策略。

此外,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次语言分析法有助于增强行动者的自主性。传统的学生管理工作模式通常认为学校与学生是管制与被管制的对立格局,即使转变了工作思路后将管制学生改为服务学生,仍然是一种主客二分的固化框架。负责管理的校方无论怎样处处为学生着想,但终究在具体工作中处于主动的一方,而学生无论是扮演被管制还是被服务的角色,终究是从动者。而行动者网络理论特别注重行动者自己表达和使用的语言,反对将其简单替换或归纳为研究者所通常使用的抽象语言,要求用次级语言来追踪、分析和理解各种行动者的元语言。这种分析方法的运用有助于表达学生真正的需求与心声,提高学生在管理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参与程度,符合当代高校学生自我管理的改革趋势,例如即将施行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就明确强调,高校不仅要支持和鼓励学生实行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还要建立和完善学生参与学校治理的组织形式。所以,通过次语言的话语分析方法,强调学生在管理实践中的自主性,有助于转变传统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行政化的模式,促进从管制型管理向服务型管理、从无限管理到有限管理的变革。

四、理解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网络构建

管理活动不是单独完成的,既不是来自外部力量的强力灌输,也不纯粹是内部的自由联姻的结果,管理需要组织起网络。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看来,虽然行动者的“转义”活动会改变、扭曲和修改行动者本来表达的意义或元素,对话中的情绪、意见或态度会在每一个节点上发生变化,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可预测性,但事实上有些强有力的行动者常常会规约并引起其他行动者的变化,力图通过组织起网络产生一致的行动,网络构建总是充满着变化与稳固之间的张力。所以,构建一个稳定而充满活力的管理网络是需要忠实地跟随各种行动者彼此联结的过程。卡龙总结了网络构建过程的四个步骤: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引起旨趣(interestment)、招募成员(enrolment)和动员(mobilization)。^[12]首先,“问题化”是指通过让行动者自己提出所关心的问题,铺陈不同的行动者的关注对象,进而明确行动者的身份,使他们彼此相互确认,并自发地在关系网络的建构中建立要达到目标的必经之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s),即组织发起者根据自己的目的而提出的、同时可以解决其他行动者的问题的措施或话题点;其次,“引起旨趣”意味着强化或稳定其他行动者在“问题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促使其与盟友锁在一起,方法是在想确认自己身份的行动者之间设立媒介性的装置,因为“感兴趣”(interested)一词在词源上就有“在两者之间”或“被介入”的含义;接下来的“征募”就是通过多边商谈,伴随着引起兴趣的力量与技巧,实现更坚实的联合,把一个问题转变成一系列更明确的陈述;最后,至于“动员”,就是强调相关资源的利用与移位,使这些资源可以在网络组织中被合理地使用或整合,并选出一般行动者的代表即行动网络的发言人。

这四个步骤也可运用于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具体事务当中。以探索构建学生参与学校治理的自我

管理网络为例。首先,需要意识到学生的自我管理是一个多主体参与的系统过程,为全面了解行动者的构成,就需要在调查、访谈中注重提取所有可能与学生自我管理相关的要素。除了教师、辅导员与学生之外,学生会、研究生会、各学生团体以及行政管理部门、图书馆、活动中心等管理人员及相关资源也是参与学生自我管理的重要行动者。为了保障学生对学校与学生权益相关事务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这一过程不仅要涉及学生与学校之间就权限界定与纠纷解决等问题或程序的协商,还包括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团体之间的整合与协调。接下来通过访谈调查,梳理出参与组织的行动者彼此之间的关系,并找出它们共同经过的话题点或措施,如更有效的学生代表大会或者开放的学分制,识别出众多行动者之间的共同目标,化解异质行动者的矛盾与冲突。在此过程中,高校行政管理部门作为主要行动者的作用不在于事无巨细地参与到学生自我管理的构建过程中,只需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对相关议题加以引导和监督。而这个行动者意见交汇的必经之点一旦确立,就会因为各方立场和行动角色的限制,引发一系列的行动障碍与利益冲突,所以就需要将感兴趣的学校组织或学生组织吸引到网络建构中,通过一系列的协商策略,清除各自面临的障碍,探讨关于自我管理制度的权利与义务,使高校学生管理改革的不同声音可以相对稳定地成为关键的若干陈述,例如选择辅修、选修、跨校修读课程或创新创业的学分学校通过哪些明确的程序予以确保,在高校与学生之间发生纠纷时,应当依照什么规定或程序,学生对学校的处理具有何种程度的申辩和申诉权等等。最后动用资源,着手推进目标的制度化,探索学生自我管理的网络化模式,并追踪新产生的概念、身份、规则、政策等后果。

五、结语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政策性与实践性。在这一领域,与其说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一种直接告诉我们答案的模板,不如说是一种深刻介入到管理工作实践中的方法论倡导。在面对高校学生工作的诸多问题时,行动者网络理论主张不应预先制造先验性的“教育”、“管理”、“组织”、“参与”等概念,并在此先验基础上构建整个知识框架,而应当分析行动者形塑和解散群体的活动,避免一系列先入为主的理论解释,强调忠实追随行动者和网络联结构建过程的重要性。因为社会与自然、物质与文化、人与非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区分是某种网络形成的效应而不是网络的基础假设,如果想理解学生管理工作的复杂性,就需要从行动者与彼此之间的行动着手。所以,该理论有助于我们重新构造思考教育及管理的含义,有助于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正确处理学校相关部门与学生的交织关系。阐述该理论的困难就在于它不能被简单地描绘为一个单一的、稳定的、具有高度辨识性的固定框架,行动者网络理论就如一处星丛,把众多的行为体联结在一起。跟随多元自主的行动者异质性联结,就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 [1] Fenwick T. & Edwards R. *Actor-network theory in education* [M]. Oxen: Routledge 2010.
- [2] Fenwick T. Managing space, energy and self: beyond classroom management with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J]. *Teachers and Teacher Education* 1998 (6).
- [3] Mulcahy D. & Perillo S. Thinking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within colleges and schools somewhat differently: a practice-based actor-network theory perspective [J].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 Leadership* 2011 (1).
- [4]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5] 左 璜, 皇甫全. 行动者网络理论: 教育研究的新视界 [J]. *教育发展研究* 2012 (4).
- [6] [英] 尼古拉斯·盖恩, 戴维·比尔. 新媒介: 关键概念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 [7] [法] 德勒兹, 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 千高原 [M]. 姜宇辉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 [8] Latour B.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M].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9] [法] 布鲁诺·拉图尔. 我们从未现代过 [M]. 刘 鹏, 安涅思译. 江苏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
- [10] 吴 莹, 卢雨霞, 陈家建, 王一鸽. 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 行动者网络理论》[J]. *社会学研究* 2008 (2).
- [11] 张 杨. “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论析 [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6 (6).
- [12] Callon M.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J].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1984.

(责任编辑: 余小江)